生活滋味

潮间带的迷你“火山”

>>>>>>>>>>> 虞燕



AI制图

初见藤壶，是在外婆家的灶头上，确切地说，是藤壶壳。藤壶的石灰质外壳呈圆锥形，憨头憨脑地趴在锅边，外婆拿来擦磨积垢，去除锈迹，用得相当趁手，相当于如今的钢丝清洁球。觉得稀奇，我还偷拿过当玩具玩儿。

藤壶，俗称“触”“马牙”等，是一种附着于海边岩石的节肢小动物，外观像一座座微缩了的“火山”，常形成密集的群落。它们真是喜爱群居生活啊，我从没见过落单的藤壶。

不要以为所有的海岛都产藤壶，就算在舟山，这片有2085个岛屿的群岛，也没有几个小岛拥有这样的幸运。极致的美味便是如此吧，不能常见，不可常吃。

长涂岛是幸运岛之一，在礁岩上见到藤壶的机会很多，密密匝匝，大小不等，令密集恐惧症患者头皮发麻。其个体饱满，壳口上有能活动的壳板，开可滤食浮游生物，闭则防御其他生物侵扰。还能分泌一种含有多种生化成分和极强黏合力的胶，这就是任风吹雨打潮涨潮落，藤壶却始终能紧紧吸附在礁岩上的秘密。有人不知其厉害，妄想用石头把它们从礁石上敲下来，多半是徒劳的——拿出吃奶的力气砸数下，人家也就露一点白色痕迹，掉几许粉末，纹丝不动。采挖藤壶（我们岛上叫“打触”或“敲触”）需用专门的铁铲子，“打触人”熟练地对准藤壶底部与礁岩的连接处用铲子一敲，外面的固壳便被敲飞了，然后把藤壶肉铲进随身带的铅桶里。

藤壶最好鲜吃。岛上最经典的吃法就是，一敲回来即连汤带水装盘来个隔水清炖，我们叫“炖触”。除撒一丁点盐外，无须任何调料，以保持它的原汁原味。炖熟揭锅，会发现盘子比之前满了些许——一层富含蛋白质的似蛋花又像豆腐花的物质被蒸了出来，厚厚地聚积在色泽白嫩、肉质细腻的藤壶肉周边，同时，藤壶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，还未尝一口，眉毛似乎已经要鲜得掉下来。家里一旦吃“炖触”，总会多做点饭，面对如此美味，胃口大开实在太正常不过。

将鸡蛋打散加少量黄酒，放入洗净的藤壶中清蒸，这便是具有健胃止酸功效的藤壶蒸蛋。藤壶的鲜甜夹杂了黄酒的醇和，吃过的人都念念不忘。曾有杭州的朋友到我家，尝了藤壶蒸蛋后砸嘴舔唇赞不绝口，回杭后据说日思夜想口水涟涟，央我想个办法以解他们对藤壶的“相思之苦”。藤壶比一般的海鲜更难保鲜，即便放进冰箱，不出两日便不再肥美，原有的风味荡然无存。幸好，智慧的海岛人民创造了“醉触”。“醉触”分为生醉和熟醉，生醉即把新鲜的生藤壶洗净，放进玻璃瓶，倒入黄酒，再加少量的白糖和盐，密封数日后食用。若把新鲜生藤壶换成汆水后的半熟藤壶，那就是熟醉了。生醉比熟醉可保存更久，风味也更原始，下酒下饭都是上选。夹起一个个凉丝丝、香喷喷的醉藤壶，其被酒浸泡后的甘醇鲜美，即便只就着一碗滚烫的泡饭，也足够让舌尖惊艳一把了。

敲藤壶一般选在农历初一、十五前后的大水潮，因为这时的潮汐落差大，在小水潮时被淹没的藤壶都能一一暴露出来，更容易敲到量多、个大、肉肥的藤壶。偶尔在潮间岩石处，可见“背触”，就是藤壶的板壳上又长了藤壶，如大藤壶背着小藤壶，一副相依相伴、相亲相爱的模样。识货的心下一喜，立马敲下，心满意足地放进自己的竹篓里。“背触”个头略小，外壳较薄，却尤其干净，无沙石味，味道更为鲜嫩，遇见了怎能轻易放过。

遇到大批藤壶群时，为省时省力，人们就会一铲子把藤壶连同它的“火山尖”外壳一并敲下带回，我们把这种带着外层壳的藤壶称作“触蒲”。“触蒲”只需用清水一汆，然后一手持“触蒲”，一手用筷子将“触肉”倒戳出来，挑到嘴里慢慢享用。在我看来，这样豪放的吃法与如此原始醇真的海味实在是很搭。那会，“触蒲”都是用脸盆装的，往院子里一放，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天，鲜香气将猫猫狗狗都引了过来，抬头巴巴望向我们。吃剩的外壳当然舍不得扔掉，每人分几个，洗一下保存起来，擦锅极好用呢。我们小孩则拿藤壶壳玩起了游戏，清风吹拂，吹不散满院子的愉悦。

从前，岛民们采挖到大量的藤壶后，一时吃不完就晒成“触干”（藤壶抹上一点盐、晒干，易于保存）。“触干”跟其新鲜时的风味自然不可同日而语，但用于给其他菜肴提鲜是再好不过了，做羹做汤时放几颗进去，纯天然的那种鲜味是味精鸡精等无法媲美的。我家常做蒲瓜汤，随意加几粒“触干”，原本平淡的蒲瓜里沁入了海鲜的精华，清新中带着些许醇厚，就像寒门跟富贵人家沾上了亲，一锅汤顿时翻了身，滋味悠长，喝上两碗还嫌不够。

后来，藤壶的量逐年减少，鲜吃已完全呈供不应求之势，曾有“打触人”黯然说起，有时候根本就是乘兴而去、败兴而归的，敲不到几粒藤壶。“触干”成为了只能存在于记忆里的“奢侈品”。

心灵隽语

一枝兰的从容

>>>>>>>>>>> 小羊儿 文/摄

早秋的风一吹，巷口那些热热闹闹开了一夏的花，大半都歇了。

傍晚经过长辈家院外，墙根下春末种的凤仙、牵牛，早都枯了藤、落了瓣，只剩枯黄的茎叶在风里簌簌地响。老人家夏天爱花，每日浇水侍弄，开得满墙满架，时令一过，便也谢得干净。

车停在路边，先生忽然“咦”了一声。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墙脚杂草丛里藏着一株不起眼的小花，细碎的花瓣，淡紫的颜色，正安安静静地开着。周遭都是落败的光景，偏它开得坦然，既不招摇，也不瑟缩，好像这秋风、这冷清，都与它没什么相干。

我忽然就想起家里北阳台上的那盆兰。

是妈妈十多年前从花市挑回来的。老妈给它搭配了一只水泥灰的粗陶盆，安安静静挤在一堆热闹的草花中间。搬回来时也没怎么特意选位置，随手就搁在了北边阳台上。风吹雨打由它，霜落寒侵由它，这一放，就是十几年。

北边阳台阴，一天里晒不到几个钟头太阳，反倒风最盛。春的潮气、夏的闷、秋的凉、冬的西北风，都先扫过北阳台。我们又都是粗心的人，想起来了浇半杯剩水，想不起来，就任凭盆土干得发裂。逢着出远门，十天半个月，甚至一两个月不着家，更是连想都想不起它。没人给它转盆，没人给它修叶，连施肥都从来没有过。说起来是家养的花，其实和野地里长的也差不了多少。

可它就这么活下来了。

活得不动声色。修长的叶片始终是沉实的墨绿，带着一点革质的韧，一丛丛稳稳地立着，从不疯长，也从不萎顿。久旱的日子，最外层的叶尖悄悄枯一点焦边，内里的新叶依旧挺括；淋了连阴雨，也不见它徒长抽条，兀自按着自己的节奏长着。常常是很久没去阳台，某天推开窗通风，先撞过来的是一缕香——不是扑面而来的浓，是淡的、润的，像浸了清早的凉露，带着一点软甜，悠悠地飘过来，轻得像一声叹息，却又清透得让人心里一静。

春日里落雨天的时候看到它，增添了几分雅致，檐头雨水淅淅沥沥滴落在盆边，叶尖缀着透亮的露珠，清润得很。墨绿的叶丛间，不知何时悄悄抽出了几枝花葶，细细的，不招摇，顶端擎着几朵小花。花瓣是粉里透白的调，瓣边晕着极淡的粉，瓣心润着干净的白，薄薄的，素素的，一点都不扎眼。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开着，一朵谢了另一朵续上，没有盛放的张扬，也没有被冷落的委屈，就只是开着，像它本该如此。

从前总觉得，花是开给人看的。种在园子里，摆在厅堂上，有人驻足赞叹，才算开得有意义。可这墙脚的小花，阳台上的兰，没人看，没人夸，甚至没人记得，它们也照样抽芽、孕蕾、按时开放。谢的时候，也静静落，不叹惋，不留恋。

原来开花这件事，本就是花自己的事。

人其实也一样。我们有时总好像活在旁人的目光里：上班要凑得上集体的话题，做事要盼得到一句认可才显得有价值，连发条日常动态，都要反复掂量够不够“体面”。赶着大众的节奏往前跑，怕慢一步就落了后，怕安安静静过日子，就成了没存在感的透明人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急着“绽放”，急着被看见，急着交出一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卷，连情绪都要挑着合适的时间才敢流露，仿佛没人关注的生活，就等于白过。

可真正扎实的日子，从来都不是活给别人看的。就像这墙角的小花，阳台上的兰，没人驻足，没人赞叹，甚至没人想起，它们也照样按自己的节律抽芽、孕蕾、开放。枯了不慌忙，谢了不纠缠，不讨好谁的眼光，也不打乱自己的脚步。人也是一样，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把根扎稳，把日常过扎实，得意时不张扬，失意时不颓丧，按自己的时辰生长，按自己的心意完整，就很好。

车开动的时候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。那朵小花隐在草色里，风一吹，轻轻晃了晃。

回家第一件事，又去看北阳台的兰。今夏暑气重，它最外几圈叶子悄悄枯了些边，叶色也沉了几分，看上去像敛了大半精神。可我半分也不担心。知道它在那里好好的，就很好。

这是属于寻常日子里的一点心意——你开你的，我看我的，我们都不要慌。

